

劇 歌 新 史 歷

史 典 日

著 建 忠 張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1 9 3 8

張忠建著

張志新校

新歷
歌劇史

閻

典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閻典史本事

劉士炯

明崇禎，辛巳歲，京倉大使閻應元，奉調充江陰縣典史，乃侍雙親挈妻子南來。抵任之初，適曬梟逞狂，閻公捍衛有方，三箭退寇，百姓歡躍，奉如神明，撫軍以之上詳，震動宸聽，欽賜黃傘蓋，大纛旗，于是威名大震。

宏光，壬午歲，夏初，奉檄遷廣東英德縣主簿，啟程之日，百姓攀轅臥轍，途壅道塞，會驛訊傳來，南都頻危，道途艱險，閻公意不爲沮，乃閻太夫人受暑猝病，遂止南行，爲母療疾，居于東郭之砂山。

是年閏六月初一日，諸生百姓以南都失守，國亡無日，羣聚明倫堂，崇祀先烈，憤慨奸小，僉以駐江陰縣把總顧元泌無意守城，共誅之，于是鞅盟揭竿，騷擾天下，舉創空前，民族自決之堅，有足以昭來茲者！

閻公聞義訊，投袂而起，經衆擁戴整軍，城備，除奸，捐輸，調遣，請援，指揮若定，民氣奮發，而閻太夫人驚喜之餘，竟以不起，遺囑不以訃聞，閻公軍書旁午，未及知也。

是月初四日，賊薄澄江，前鎮廣昌伯劉良佐爲虎作倀，鷹犬驅前，誘降不果，繼以圍攻。閻公乘上弦之夜，效法武侯故事，連宵借箭，軍實大充，義民稱快！

賊曾博洛以圍攻三月不下，喪勁旅數萬，亡名將數十，懊惱萬狀。時值中秋，城中燈燭輝煌，笙歌繚繞，萬民歡騰，慶節如故，瞭望之餘，莫明顧慮，綦將引退，乃惡僧獻謀，賊於八月二十三日冒雨炮轟城中，守卒驚疑未決，敵已得間侵入，于是錦繡之芙蓉城，終乃斷送漢奸之手！閻公身經力戰被擒，劉良佐勸降不可，乃欺以其方，以忍辱負重，待援反正相誘，閻公幾墮彀中，終以迴念母訓，瀝血，書：「八十日戴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衆同心殺敵，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聯成，碰壁全忠。成仁，爲奸，其間殆不容髮焉！

評新歌劇「閻典史」

朱丹心

本劇拿三種不同的母教做說法的中心，它們各自不同，顯然地有着錯列的比較。尤母雖然不曾登場，可是她的「德行」彷彿背在尤平身上隨時隨地揚散着！

本劇漢奸種類特多：有大漢奸，三縣元老的洪承疇四鎮之一的劉良佐，放棄職守一味高壓專門愚民的顧元泌；小漢奸，喪心病狂，認賊作父，斷送江陰的尤平；漢奸種子，拖油瓶的洪少爺。成爲漢奸的原因，雖然各不相同；貪生怕死，母教不良却是一般！

3

本劇引證明末大儒顧亭林先生語錄，真個是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却如同現時救亡的口號，和標語一般。第二場剝繭抽絲地解釋抽象的明恥，便是第五場民族自

決的提線，同時把江陰的地形，當時的民情，士氣，同明末的時勢，介紹一番。以後隨筆寫來，我便像芙蓉城原曾去過，明末何嘗不是七年前九，一八，的景況？

本劇對於時序——初夏，伏中，秋收，上弦，中秋，——某年，某月，某日，晝，夜，陰，晴及微小的地名，寫得一點不含糊，真是史筆。

劇中人各有各的口吻，各有各的身份：閻母祇是教子爲人，洪母便是教子做官；洪承疇便是大奸巨惡，劉良佐祇是鷹犬驅前，馮教諭便是顧亭林的播音者，閻典史却是岳武穆的化身；顧三活是韓復榘的前影，顧三麻子何嘗不是游擊隊的勁旅？

本劇的場子，像「南侵」却祇是洪承疇奉旨招撫，比較元帥升帳點兵點將何等經濟？并且預伏着洪承疇探母的線路，何等自然有力？

本劇有力的伏筆：像第一場顧三原是搶掠江陰，第十二場從補筆裏寫出他牽制敵兵的熱誠；第一場船戶口中江陰的形勢便是第十一場尤平効奸的張本；第七場黃

舉遣回投効農民的史實，成了第十二場農民爬城參加慶節口頭報告的實寫。以上呼應的時間性，地方性却極恰當，故此情景合理逼真。其餘像第四場閻典史趕赴英德，第五場鳴鼓羣攻尤平，其勢皆不可挽回，結果全出人意料之外，是欲擒故縱法的活用；殺顧元泌是民族自決的實寫法；第八場借箭的特寫法；第十一場尤平効奸的徘徊，第十三場閻典史全忠的曲折，同是峰迴路轉的寫法，又好看又緊張；所以我

把本劇是當作生動的小說看，就此評註一番。

就歷史上的觀點，知道古今中外決沒有因為全面長期抵抗外來的侵略而遭滅亡的民族；故此，我們每位同胞必定要具有：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心。

場次

第一場	射梟	(一)
第二場	明恥	(一一)
第三場	南侵	(一七)
第四場	歸隱	(二〇)
第五場	自決	(三〇)
第六場	投袂	(四五)
第七場	整備	(五五)
第八場	借箭	(六三)

第九場 榮歸……………(六九)

第十場 抗戰……………(七八)

第十一場 劫奸……………(八四)

第十二場 慶節……………(九二)

第十三場 全忠……………(一〇〇)

閻典史全劇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閻典史 應元字麗亨

生

閻父 國材

丑

閻母

老旦

閻妻

旦

閻長子 士望

娃娃生

船戶

雜

顧三麻子

武二花面

3
四嘍囉

雜

4
二車夫

難民 男女各二

許秀才 用

尤秀才 平

四壯丁

程監生 璧

戚秀才 勳

馮教諭 厚敦字培卿

洪經略 承疇字亨九

院子

欽差 清

欽差 明

雜

雜

小生

文丑

雜

外

外

外

淨

末

雜

雜

陳典史 明遇

閻次子 民望

百姓 男女各三

驛 卒

夏秀才 維新

呂秀才 九韶

黃秀才 毓祺

邵秀才 康公

顧把總 元泌

汪把總 進忠

黃武舉 公略

探子

外

娃娃生

雜

雜

雜

雜

雜

雜

武行

武行

武行

雜

劉良佐

武生

四軍士清

雜

八義民

雜

十二儀仗

雜

洪母

丑應行

丫環

貼

黃狗形

雜

三番將

武行

四勇

雜

貝勒博洛

副

中軍清

雜

四鄉民

雜

音果僧

雜

（本劇除滿州兵將念京白外，其餘雖如降將，漢奸，船戶，等一律道白，以示彼時語言分別，而醒閱者及聽衆眉目。）

一場 射桌

登場人物（以登場先後順序之）

閻典史

閻父

閻母

閻妻

閻長子

船戶

顧三麻子

四嘍囉

生

丑

老旦

旦

娃娃生

雜

武二花面

雜

1.

二車夫

雜

難民 男女各二

雜

許用

小生

程璧

外

尤平

文丑

(閻全眷偕船戶同上)

閻典史 (唱西皮搖板)

浮家泛宅近長江，江心矗立一孤山，中流砥柱爲屏障，第一江山永久長。

(白)呵！船家。

船戶 什麼事？

閻典史 此處已是運河與長江交界，這叫什麼所在？

船戶 此處叫作瓜州。

閻典史 那江中巍然一座青山，莫非是？……

閻父 那就是小姑山。

船戶 這是焦山，小姑山在西邊一千里外的彭澤縣境界。

閻典史 此去江陰，還得行上幾天？

船家 今日順風，又是下水，當天就到。

閻典史 正是好一派江景。（同下）

顧三 （率四嘍囉搖槳上）俺，顧三麻子，橫行江海二十餘年，從未失過身手，今探得江陰縣李大尹去到靖江縣赴宴，我不免乘此時機，奪取了江陰。正是，嘍囉的。

衆匪 有。

顧三 船發江陰。

3
甲匪 今日行船，遇着頂風，不去也罷。

顧三 誰敢出此不利之言？……嚶囉的。

甲 匪 有。

顧三 加勁槳搖前往。

衆 匪 咋！（同下）

（閻典史等原人同上）

閻典史 請母親上前艙觀賞江景。

（閻妻侍母，閻子隨侍。）

閻 母 （念）正是，江南景色好！

閻 父 （念）身老布衣高。

閻 母 好個「身老布衣高」，你現在能知足，將來享你兒孫奉養之福，正長着呢！

閻典史 轉瞬之間，焦山已離遠，難以望見了。

閻 母 江流如矢，一去不還，爲人在世，能立功業報答國家，便是砥柱中流，景

仰千古；如若不能，豈非隨流逐污，東流消逝了！

閻典史 母親訓言，敢不記在心中，孩兒方才在瓜州，望見焦山，便有此感想。

閻妻 呵！那幾處炊煙，隱隱城郭，是什麼所在？

閻典史 船家。

船戶 吓！

閻典史 那幾處炊煙，隱隱城郭，是什麼所在？

船戶 不差……就是江陰，看近不是？可還得拐幾個大灣子，我等不是在上游早得看嗎？

閻妻 婆婆請來船中，媳婦便得準備收拾了。

閻母 正是。

閻典史 江陰形勢天塹，遠望是一座好城池。

5
船戶 江陰是有名的「芙蓉城」，近海臨江，可以多面進攻，單怕西面受敵。

閻典史 船家你也是有心人吓！

船戶 豈敢，生在亂世，祇有防身糊口而已！

閻典史 (急指介) 那下游港汊之間，一字行列的雜色樓船，頂風而行，為何形色倉皇？

船戶 這分明是盜船。我等返棹逃避爲是。

閻典史 船家趕快攏岸，我等船小人多，豈能妄想逃命？

船戶 遵命便是，(衆上岸介)車輛走動。(二車夫上，閻母，妻，子，上車介，船戶下。)

閻典史 車夫。

二車夫 有。

閻典史 去到城廂招商店安憩。

二車夫 咋！

閻典史 雙親大人請放寬心，孩兒上任之初，觀察沿江街市情形，隨後便到。

閻母 我兒儘管放心前去。

閻典史 遵命。

閻長子 爹爹快來呀！

閻典史 隨後便來，（車輛人等進上場門，男女難民，許用，程璧，尤平，自下場門紛紛跑上，女難民先向上場門下。）

閻典史 爾等爲何這等慌張？

衆 你是異鄉人那裏知道，鹽梟顧三麻子率衆又來借糧，我等祇有逃避城廂。

閻典史 江陰縣的縣太爺呢？

衆 新任典史未到，本縣李大尹却過江赴宴去了。

閻典史 呵！原來如此，想那顧三麻子乃是乘虛而來，城廂既是無主，無人號令，那能齊心抵抗？現在乘賊船還未攏岸，我等便應當列陣相待，豈可失寸土

于賊人之手？

許用 異鄉人既有此心，我等土著豈無此意？但是赤手空拳，豈非紙上談兵，空言抵抗？

閻典史 有的是武器，殺賊的好男兒，隨我來吓！（城廂壯丁持刀槍自上場門上，隨閻等轉場介。尤平爲衆慫恿，勉強同轉場子，）竹竿鋪掌櫃也逃了，爾等每人取一竹竿，事平之後，返還原處便是。

尤平 這等忙亂，你想騎竹馬跑麼？我却不幹了。

閻典史 休得搖惑人心，爾等拿竹竿的同壯丁們兵器一字列開，賊人遠望列陣相待，銳氣先折三分。

許用 異鄉人言之有理，來，取竹竿。（衆取竹竿分列介，閻典史持隨身弓箭介。）

顧三 （率四匪上，遠望介，）李大尹去到靖江，怎樣有了準備？嘍囉的。

四 匪 有！

顧 三 小心了，慢點攏岸。

四 匪 咋！

閻典史 這叫什麼所在？

許用等 黃田港。

閻典史 賊船來近了……看箭！（連發三箭介，二嘍囉落水介，顧三中箭受傷介。）

顧 三 轉舵，扯篷。（下）

閻典史 呵……哈哈，原來是些蠢賊。

許 用 原來我公有百步穿楊之能——！救我江陰縣士民大難，如同飛將軍自天而降，請問尊姓大名？仙鄉那裏？到此何幹？

閻典史 姓閻名應字麗亭，乃北通州人氏，朝廷新任江陰縣典史。

許用等 原來就是新任閻典史，方才到任，便爲民除害，真乃萬家生佛！

尤平 學生有眼，不識泰山，（跪拜介）望乞恕罪。

閻典史 罷了，不知者不罪

許用 請閻典史入城參拜，竹竿各人送還原處。（衆轉場放下竹竿介）

閻典史 家中老小寄身招商店，就煩爾等帶路前往。

許用等 遵命。

尤平 學生常去招商店走動，我來帶路。（衆先下）

閻典史 正是。到任之初除匪孽，立踐母訓轉瞬間。（下）

（第一場完）

第二場 明恥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許用

小生

尤平

文丑

程璧

外

戚勳

外

馮厚敦

外

許用 (上念) 今日是歲朝。

尤平 (上念) 文章意氣豪。

11

程璧 (上念) 納粟充國廩。

戚勳 (上念) 一統大明朝。

許用 江陰縣秀才許用。

尤平 江陰縣秀才尤平。

程璧 江陰縣監生程璧。

戚勳 江陰縣秀才戚勳。

許用 列位學兄請了。

衆 請了。

許用 今當壬午歲新年，恭賀列位學兄。

衆 豈敢，恭賀學兄，恭賀位列學兄。

許用 豈敢，我等前去學宮與馮教諭拜年，可好？

衆 正是理所應當。

尤平 (向程璧) 你乃捐科出身，那配講什麼「理所應當」哪？

程璧 尊兄休得如此，遵令納粟，同受教諭訓導，同取功名，同守法度，那能閉口無言？

尤平 你仗了幾個臭錢，嘴說得十分的響，說什麼「同取功名」，請拿進學的文章來，讓我等在學的觀看？

戚勛 今日，大年初一，尤平兄少說一句也罷。

許用 程璧兄徽州名族，遠遊我鄉，一向性情豪放，與我等多意氣相投，便是納粟捐個監生，不過是家室輾轉遷移，學業不免耽誤；在此國帑空虛，四方多亂之時，程兄捐款濟公，不忘學業，我等莫名欽佩，尤平兄何必與往日一般，平添沒趣？

尤平 你也知道他有錢，他有錢愛捐，爲什麼不捐一點給我？

許用 (笑介)講來講去，原來如此，自古道：「在家靠父兄，出外靠朋友」，你我正是居家攻學之時，靠的是父兄供給，學成以後，遊歷四方，會着朋友

，那怕有不帮忙的呀？

尤平 我等此時不是在外邊麼？

戚勳 時份不早，學兄休要一味取笑，你我一同前去學宮便是。

許用 （牽尤平同行介）就此前往者。（衆隨之轉場介）來此已是明倫堂，有請
馮教諭。

馮厚敦 （上念）讀書養正氣，門牆子弟多。何事？

許用等 老師在上，學生等叩賀新年。（跪拜介）

馮厚敦 罷了，坐下叙話。

衆 謝坐。

戚勳 老師何以未返金壇度歲？

馮厚敦 祇因沿途不靖，難以上路。

尤平 但不知水道如何？

馮厚敦 江陰西北臨江，顧三麻子等出沒港汊無常，也是難行！

許用 生等藉此多受訓誨，倒是幸事。

尤平 但不知老師近來治何典籍？

馮厚敦 老夫老眼昏花，閱覽爲難，祇不過與時賢們，談論些國家經濟而已！

許用 生等可否略聞其端？

馮厚敦 如今朝運不振，張獻忠李自成等蜂起內亂，滿州稱兵，直迫京師永定河，天下搖動，民心瘳然，欲圖復興，何策爲上？

尤平 張獻忠殺人數百萬，真是可恨，學生之見，佯許割讓川陝兩省，請清兵剿平張獻忠等爲民除害，那時節，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然後我從中取利，可以收拾殘局，復興本朝。

馮厚敦 依你之言，豈非引狼入室？加重國恥！萬萬要不得。

許用 在朝廷勵精圖治，生聚教訓，可以安內；發奮圖強，明恥教戰，可以攘外

；爲士民者，羣起衛國，然後可以保身家；上下羣策羣力，我朝方能轉弱爲強。

馮厚敦 賢契言之成理，今後還得身體力行。

許用 學生記得了。

尤平 如今不明何謂「國恥」？怎樣可以教戰哪？

馮厚敦 崑山顧亭林先生有言：「士大夫無恥，便是國恥！」尤平你可明此義？

尤平 有時候明白，有時候很像糊塗。

馮厚敦 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便是知廉恥；不知廉恥，那有正氣？無有正氣，何能明恥教戰哪？

尤平 是……是……是。

衆 (起身介) 時份不早，生等告辭了。

馮厚敦 (起身介) 不遠送。(分別由上下場門下)

(第二場完)

第三場 南侵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洪承疇

淨

院子

末

欽差

雜

洪承疇（上引）官於明，宦於清，位列三台。

（念坐場詩）四海騰騰慶昇平，萬里江山歸大清，迴憶當年松山戰，兩世一人到而今。（院子暗上，淨白）下官，洪承疇，表字亨九，乃是閩省泉州府晉江縣人氏，自幼秉受母訓，勉勵要取功名，要做大官，幸喜託天洪福，考取前朝進士，後來官拜黃遼總督，當年松山一戰，被皇家擒獲，多蒙聖

上不斬之恩，反而百計勸降，萬分無奈，祇得應允，現時官拜兵部尚書，正是雨露恩深，廻想當年好不慚愧也！

（唱西皮元板）

自幼兒秉母訓詩書誦朗，取功名如拾芥進士名揚，爲求官我也曾冀遼握掌，松山戰一場敗（轉西皮快板）無奈投降，到而今蒙聖恩寬洪大量，傳聖旨任我爲兵部正堂，我豈是爲五斗折腰俯仰，思想起高堂母痛斷肝腸，我有心回晉江探望高堂，怎奈我沒緣由難上表章，前一思後一想無有主張，（思忖介，轉西皮搖板）除非是睡夢裏衣錦還鄉！

欽 差

（吹牌子上）洪承疇接旨，（淨跪拜介）聖上任洪承疇爲南七省經略使，總督軍務，賜敕便宜行事，欽此。（下）

洪承疇

領旨，……………就此上朝謝恩，南下有便，卽時返里省親，以慰老母多年倚閭之望，家院

院子在。

洪承疇 帶馬伺候。(上馬介，院子下，)正是，上朝面聖君，還鄉慰慈親。(下)

(第三場完)

第四場 歸隱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許用

尤平

閻典史

欽差

陳典史

閻父

閻母

閻妻

閻長子
閻次子

小生

文丑

生

雜

外

丑

老旦

旦

娃娃生

理壁

外

六百姓

雜

六儀仗

雜

二車夫

雜

驛卒

雜

許用（上念）五年未中舉。

尤平（上念）因此想改行。

許用 尤平兄請了。

尤平 許用兄請了。

許用 你我五年之間，未能中舉，文章憎命，如何是好？

21 尤平 年頭改變，重武輕文，你看那閻麗亭，我等不是看着他來當典史的麼？

尤平 他平日不動文書，朝廷一樣與他加銜晉級，賞黃傘蓋，大纛旗，是多麼威风，他不過是射了那顧三麻子三箭，便有這等榮耀，我等要射那三箭，豈不是功名還要照他的加倍麼？

許用 休得胡言，閣典史是甚等樣人，你我是比不得的。

尤平 你看前程不免太小了！爲人祇要有時機，有造化，那怕不有出人頭地之日？

許用 你好大的口氣！祇是沒有真才實學，連個舉也難中！

尤平 如此說來，你是想學本事不成？

許用 聖人說道是：「學無止境」，自然是要學的。

尤平 我等攻讀詩書，也曾下過苦功，十載寒窗，依然一件破青衿，依我之見，你我二人，倒不如改行習武爲強？

許用 現時內憂外患交迫而來，改行習武，倒也使得……你我去那裡投師呢？

尤平 你我是要投名師的。

許用 那更爲難了！

尤平 放着現成的閻典史，不從他習武藝，豈非忘了聖人說的：「三人行必有吾師焉！」的一句書麼？

許用 只怕閻典史公忙，不得其便。

尤平 他若不肯，我便將聖人此言說與他聽，他不過是一位小武官，他豈不想斯文斯文？

許用 就依你之言，稍遲見着閻典史可得恭敬一點。

尤平 那個自然。（同下）

閻典史 （上引）秉正氣，扶綱常，拱衛澄江。

（坐場詩 辛巳到江陰，撫順得民情，而今年乙酉，不覺有五春。

本司，閻應元表字麗亭，乃是直隸通州人氏，原任京倉大使，叨蒙聖恩于辛巳年，升任江陰縣典史，到任之初，戰退鹽梟顧三麻子有功，撫軍上奏，朝廷榮賞欽依都司之銜，賜黃傘蓋。大纛旗，正是皇恩浩蕩，誰知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闖賊攻陷京師，大行皇帝殉國煤山，吳三桂請清兵，正是引狼入室，驅走闖逆，佔據神京，又得洪承疇等嚮導南下，勢如破竹。一路之上，又收降了劉良佐等，轉眼之間，直迫南都，現下士氣消沉，官員惜死，真是國亡無日！迴想太祖革命之功業，民族之復興，豈能免了一番抗戰也？！

（唱西皮慢板）

閻應元秉母訓扶正綱常，爲官吏何在小同衛家邦，想當年爲大使保衛京倉，剔除了積惡習「臥倉吃倉」，倉老鼠數十代，

（轉西皮二六板）

因此絕糧，沒奈何率醜類投奔異鄉，因此上動宸聽遷尉旨降，奉雙親携妻子南渡長江，過焦山見水流砥柱猛想，高堂母賞江景勉我向上，爲母訓我也曾指誓長江，捨此身盡全力保衛家邦，到江陰適逢那鹽梟猖狂，偏遇那李大尹攝篆靖江，爲家邦我那時振臂一攘，雲從龍風從虎兵戈齊張，三枝箭退却了麻子顧三，到而今我威名大震澄江，因此上蘇撫軍奏文上詳，蒙聖恩欽依都司銜賞，賜大纛黃傘蓋恩遇海樣，每日裏恭禱祝萬壽無疆，又誰知燕京城禍起蕭牆，甲申年春三月陷京李闖，因此上崇禎帝殉國煤山，吳三桂請清兵引進虎狼，洪承疇獻策略兵發南方，我有心効孤忠與賊對抗，（轉西皮搖板）留大明三百里錦繡江山。

（許用尤平同上）

許用 來此已是，門上那位？……………門上那位？

閻典史 什麼人？

許用 諸生許用尤平求見。

閻典史 原來是許秀才尤秀才……請坐。

許用 謝坐。

閻典史 二位駕到，不知有何見教？

尤平 祇因生等想練就文武全才，故此特來叨教武藝。

閻典史 祇是你二人學習武藝，還是全班在學的呢？

尤平 祇是學生二人想習武藝，人多心思便不齊了。

閻典史 呵！……原來如此，當今國運頹敗，外侮疊乘，內亂并起，凡我同胞壯丁

，皆當習武以衛閭閻，以衛國家……若是單爲你兩位秀才麼？……

……却耽誤不起我巡檢的公事，也未必有益于地方。

許用 典史之言，光明遠大，我等便招會在學的，一面商量馮教諭，請典史才辦

士民練武班如何？

閻典史 如此甚好。

欽 差 (同陳典史上) 聖旨到，閻應元接旨，(閻典史跪拜介) 升閻應元充粵省英德縣主簿，着陳明邁充江陰縣典史，並着閻應元即日啟程前往。(接旨謝恩，交印介，欽差下)

許 用 學生等無緣，且待通知全城父老。

尤 平 告辭了。

閻典史 公事在身，恕不能送。(許尤同下)

陳典史 久仰閻兄在江陰剿匪安民的功績，今日一見之下，果然名不虛傳。

閻典史 豈敢，捍衛城廂，祇是多加巡檢而已。

陳典史 爲何不見巡吏？

閻典史 正是他們在外公忙之時，衙中無需使喚，故而不見。

陳典史 原來如此，正見外巡是要加勤的。

閻典史 正是，聖旨督促，要辭別了。

陳典史 往後難得相見，何恨如之？！恕弟未便分身。（二典史分下，許用，尤平，程璧及男女百姓上，出城形，明制儀仗隨上，閻府全眷上，車輛隨上。）

閻典史 （唱西皮搖板）

離別江陰奔天南，猛見士民列兩旁（下馬介）下騎且把百姓喚，善自保衛好地方。（百姓阻道介）

許用等 閻典史乃江陰之屏障，豈可遠離？

閻典史 將近初夏，天氣這等炎熱，爾等且退一旁，（百姓分列介）……朝廷旨意，豈可違抗？爾等休要徒費唇舌之勞。

許用等 江防吃緊，閻典史是去不得的，我等要上南都呈請撤回原旨了。

驛卒 （急急風背信包鞭上念）北兵將南渡，薙髮令南都，國破！山河在？活命須受辱。（揮鞭下）

許用等 大事不好了！沿途兵馬忙亂，寶眷豈能遠行？

閻典史 便是我一人，也應當趕急前往。（擬上馬介）

閻妻 不好了，婆婆受暑了！，（閻典史趨前省視介）

許用等 太夫人受暑，還請入城養息。

閻典史 還是城外就近養息的好。

程璧 砂山之麓，學生有草堂可避風雨，便請閻府全眷暫且住下，那裏有倉，可以供給糧食。

許用 學生在那附近有菜園，可以供養菜蔬。

尤平 學生再當嚮導，領路前往砂山。（向前行介）

閻典史 慢來，（尤平往後退介）先到旗亭，請位郎中診治爲先。（上馬介，閻家憂形於色，百姓喜溢於面，同由上場門下。）

（第四場完）

第五場 自決

登場人物（以登場先後順序之）

驛卒

戚勳

許用

程璧

尤平

夏維新

呂九韶

黃毓祺

雜

外

小生

外

文丑

雜

雜

雜

邵康公

雜

陳典史

外

顧元泌

武行

馮教諭

外

四百姓

雜

驛

卒

(背信包揮鞭急上，念)南都失守福王逃，北兵勒令把髮消，誰人抗令不薙

髮，北兵到處人頭拋。(白)俺，驛卒便是，打從南都而來，一路之上，逃難百姓不絕於途，北兵窮追，連陷大城，正不知這一般可憐的百姓逃向那裏去？我不免傳與江陰縣人知道，也好作個逃難的準備。正是，(念)南都失守福王逃，北兵勒令把髮消，誰人抗令不薙髮，北兵到處人頭拋。(下)

(戚等四人同上)

戚勳 (念)南都危警告。

許用 (念)士氣愈沉消！

程璧 (念)空談救國國難保！

尤平 (念)比南宋時節……更糟！

許用 諸位學兄請了。

衆 請了。

許用 今當大明朝宏光元年閏六月初一日謁拜先聖之期，我等心懷大好山河，已去一半，太祖革命之功，全斷送吳三桂洪承疇等漢奸之手，迴想數千年來，遠祖列宗留下豐功偉業，一旦付之流水，豈不太傷心也！(同哭介)

程璧 目下已有燃眉之急，痛哭又有何用哪？

戚勳 你我先去見過馮教諭，看他老人家有何訓言？

尤平 也罷，同去一遭再講。

許用 且慢，待我返去，取了太祖御容前來。(下)

尤平 這却是何道理？

程璧 許用兄，他是有心之人，自有道理，我等前去明倫堂便是。

戚勳 正是，我等先去便是。(同下)

(夏等四人同上)

夏維新 江陰縣秀才夏維新。

呂九韶 江陰縣秀才呂九韶。

黃毓祺 江陰縣秀才黃毓祺。

邵康公 江陰縣秀才邵康公。

夏維新 諸位學兄請了。

衆 請了。

夏維新 今當乙酉年閏六月初一日謁拜先聖之期，你我就此前往明倫堂。

呂九韶 連日消息不佳，我等不去也罷。

夏維新 此去不遠，何妨同走一遭？

黃毓祺 正是我等也要去見馮教諭，聽他老人家有何訓言。

邵康公 就此一同前往。（同下）

（陳顧同上）

陳典史 〔念〕身為縣尉勘巡檢。

顧元泌 〔念〕平生惟知奉令行。

陳典史 江陰縣典史陳明遇。

顧元泌 駐江陰縣把總顧元泌。

陳典史 顧把總請了。

顧元泌 陳典史請了。

陳典史 今當南都告急，江防又復吃緊，顧把總想必晝夜從公，爲國宣勞？

顧元泌 這個……我全不知道，我全不曾聽見這些消息，我輩吃皇糧的，凡事奉

令而行，却不知這些道聽之言。

陳典史 (驚介)南都失守，乃是驛卒傳來之言，豈能虛假？

顧元泌 驛卒現在那裡？……這等造謠生事，非得軍法從事不可。

陳典史 驛卒却去遠了，江陰百姓無人不知此事，是我派巡吏家喻戶曉，說道：「朝廷不過是兵法作用，暫時退却，爾等不可驚慌。」果然頗見安謐；祇是在學的士子們，多是憂形於色，羣奔學宮而去。

顧元泌 你方才言道安慰百姓，如今偏是你在此造謠生事，說什麼：「在學的士子們羣奔學宮而去。」難道初一，十五，謁拜先聖之期，陳典史你却忘懷了麼？

陳典史 非是我忘懷了，祇因今日士子們前往學宮的，匆忙形色與往日大不相同，羣情憤慨，義形於色，看來不是專為謁拜先聖去的。

顧元泌 我却不信……也罷，你我不免前去觀察動靜一番。

陳典史 言之有理，你我就此一同前往。（同下）

馮教諭 （上念）南都失守明祚危！豈可袒衽把髮毀？（坐介）江陰縣教諭馮厚敦，來到江陰有年，平日訓導諸生，多將吾友崑山顧亭林生日知語錄轉說與衆士子們聽解，正是發聾震聵，頗見奮發，今當南都失守，國亡無日！我不免乘今朝朔日謁拜先聖之期，勉勵士氣一番，太祖列宗，在天之靈，其共鑒之。

（唱二簧搖板）

南都失守明祚危！豈可袒衽把髮毀？我今身居訓導位。能和衆共扶危？

（戚、程、尤三人同上）

戚 勳 馮老師國事不好了！

馮教諭 爾等爲國，何以打算？

程璧 爲國那有身家？祇有一同赴義！

馮教諭 壯哉此言，爾等同來，必具同心？

尤平 學生有意思，却又說不出……却又不知怎樣說法。

馮教諭 (微怒介) 尤平。

尤平 有。

馮教諭 上次叫你拿定主意，爲何還是這等沒上進？

尤平 是，是，現在講的國家大事，尤平一人何足道哉？

馮教諭 尤平，你言之不能成理，將來要提防爲意志所誤。

尤平 是，是。

(夏、呂、黃、邵及百姓四人同上，許用捧太祖御容軸隨之急上。)

夏等 參見馮教諭。

馮教諭 罷了，許用。

許用有。

馮教諭 你手中所捧何物？

許用 太祖御容。

馮教諭 正好，即便懸於先師牌位之左，稍時訓話之後，共同參拜我輩革命先導。

許用 遵命。

馮教諭 (立介) 今當大明朝宏光元年閏六月初一日江陰縣士子百姓聚會明倫堂，爲南都事危，國亡無日，緬懷遠祖列宗，創業艱難，大好河山，一旦斷送敵手，有愧子孫守土之責，何以交付後人？何以湔洗國恥？何以抗薙髮令？何以復興民族？何以光復山河？爾等飽學有素，能不爲民先鋒？

(陳顯同暗上)

衆 (念)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光復河山，惟有抗戰！(尤平未念)

馮教諭 好個「惟有抗戰」！

衆 惟有抗戰！（尤平未念）

尤平 且慢，有道說：「紙上談兵」又說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學生之見，赤手空拳，空言抵抗，倒不如趁早的薙了髮，還是讀我輩的詩書，做我們的老百姓，豈不是安份守己。照樣過太平年月，孔二先生有言：「吾其披髮左衽矣！」他老先生全有這個降敵之心，何況吾儕後輩小人哉？

許用 頭可斷，髮不可斷也！

馮教諭 （怒介）尤平……：我把你這個蠢才，讀聖賢書，却不能理解，想先聖大學之道，皆是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論語也是教忠說孝，何曾有半句教人作漢奸之言？而且孝經上，不敢毀傷髮膚之事小。現在薙髮侮辱國體之事大，你誣衊先聖有降敵之意，殊不知先聖生在管子之後，正是贊揚前輩管夷吾抗敵之功，你曲解先聖之言，時見意志薄弱之語，將來難免行爲不檢，非吾徒也。

衆

（怒介）鳴鼓而攻之。（尤平抱頭鼠竄）油瓶兒那裡逃走？（同追介，陳顧閃過尤平，攔阻衆人，）原來陳典史顧把總二位駕到，便請到上面吩咐保民抗戰的高見。

陳顧

馮教諭。

馮教諭

陳典史，顧把總，請吩咐衛國保民的高見。

陳典史

方才得見明倫堂前義薄雲天，正是我朝復興有望，我想以前失地，皆因聞聽北兵南來，官吏便望風而逃，百姓四散奔走，還是難免北兵隨後追到，正是我等祇要萬衆一心，負險以守，乘利進攻，豈有不轉敗爲勝，轉弱爲強之理，我願與馮先生諸位秀才百姓，共同奮勉，爲國効力。

衆

陳典史·江陰之保障也，再請顧把總吩咐抗戰高見。

顧元泌

我輩吃皇糧的，祇知奉令而行，不知其他。

程璧

（怒介）南都失守，福王無有下落，各地城守不能取決，以致望風而逃，百

姓遭殃，難道顧把總也與他們一般的見識麼？

顧元泌 這個……本總自有權衡。

（衆怒介）

程璧 國家養兵，出之民賦，所以衛國土保百姓，而今養兵千日，一時不能抗敵，要你何用？

顧元泌 （羞怒介）難道你們這一般秀才要造反不成？

許用 亡國全是送在你這一般態度不明的奸賊之手，有道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聽你之言，與其將來受你之害，倒不如先結果了你這厮。

顧元泌 那個大胆的敢來？

程璧 來……學兄們動手！

衆百姓 待我等結果這厮！（勒斃之，顧下）

夏維新 而今殺了顧元泌，這禍可撞得不小！

戚勳 你待怎講？

夏維新 難道不怕他的手下造反？（衆驚介）

陳典史 這却不難。

馮教諭 陳典史有何意見？

陳典史 顧元泌的老軍們，全是江陰縣人，難道爾等不能拿大義同……鄉情說服他們？

馮教諭 陳典史之言是也。（衆喜介）

陳典史 且慢！爾等這番義舉，若無……有胆識的前輩領導而行，豈能共成大事？

衆 還請陳典史當仁不讓。

馮教諭 陳典史是義難容辭的。

陳典史 非是我有意推托，只因前任閻典史公忠爲國，胆識超人，我等同心戮力，何不請他出山主持，以堅衆心，共成大事？

馮教諭

陳典史之言然也，我等謁拜先聖，連同參拜太祖高皇帝御容，歃血同盟，便選派人去請閻典史來城共襄義舉，大家以爲如何？

衆

遵命。

許用

便取顧元泌的屍血來歃盟如何？

衆

正好。（同拜先聖牌位御容，血同盟介）

陳典史

江陰縣全城士民共襄抗戰大計，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實鑒其誠，如有異心，人神共戮。（同起介）

馮教諭

許用，程璧。

許用
程璧

有。

馮教諭

你二人就此前往砂山，請閻典史入城會議，

許用
程璧

遵命。

陳典史

我等就此前去安撫兵卒爲是。

馮教諭 陳典史請便，爾等就此一同前往，分頭解說。

衆 告辭了。（同下）

馮教諭 恕不遠送……正是，衆志成城事易舉，義氣凜烈貫燕都！（下）

（第五場完）

第六場 投袂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閻典史

生

閻母

老旦

閻妻

旦

閻士望

娃娃生

閻民望

娃娃生

閻父

丑

許用

小生

程璧

外

(閻典史攙母上閣妻及二子隨上)

閻母

(唱 〔蠻慢板〕自那日聞驛訊身染重病，南北都同陷落好不傷情，應元兒攙爲母前堂來進，盼只盼身先死還是大明。(坐介)

閻典史

請母親休要傷心國事，郎中言說母親的病，只是出外中暑，照方服藥，養息些時，也便好了。驛卒之言，還是前月之事，如今南都即可光復，母親請免悲傷。

閻妻

母親請進香茶。(服藥介，閻父暗上)

閻母

本朝士氣不振，我早知國家將亡，光復南都之訊，未可靠也，爲母年老，已無能爲，但願生在大明朝，死在大明朝，便稱了心願，我兒素懷精忠報國之心，須得爲皇家出力，不可以我爲重。

閻典史

孩兒待母親病愈，即便起程南都，投効軍前。

閻母

我兩月以來，皆是如此，那裏有病？拿粥來用。

閻妻 遵命。(取粥介)

閻母 (略飲粥介)你投効有心，即便啓程，莫誤國事。

閻典史 母親請放寬心，現時國事已見和緩。

閻妻 還請母親養息。

閻父 太夫人，我等若是未曾南下，去年便做了亡國奴了，你這一想開，憂國的病也許就好了。

閻母 我兒將來出征在外，士望民望兩孫要秉承家教訓育，要向他們講有志氣有心胸的話。

閻妻 媳婦記得便是。

(許程同上)

許用 走出了東門。

程璧 來此是砂山。

許用 來此已是，請開門來。

閻典史 何人叫門？

許用 許用，程璧。

閻典史 (啟門介)原來是二位駕到，便請一堂同坐。

許用 豈敢，見過老太爺，太夫人，夫人。

程璧 請坐。

許用 謝坐，前番省視太夫人，病已漸愈，為何今番依然這等模樣？

閻母 國家如此，那能安心養病？！

程璧 學生等正為南都失守，薙髮令下，江陰士民同聚明倫堂，同拜太祖御容，

歃血同盟，闖走了無志氣的尤平秀才，殺死了無守城之意的顧元泌把總，

大衆抱了與城同盡之心，陳典史馮教諭特派學生二人到此請閻典史出山議

事。

閻母 (先驚後笑介) 爾等有此決心，江陰可以守矣！

閻典史 全城士民歃血同盟，真堪欽佩，應元之志，未敢後人，祇是在此時節，豈我許身之時？請二位回城，先圖國事。

閻母 「親在不許身」，國亡無日矣！我兒報國有心，豈可以我爲念？

閻典史 是，是。

閻妻 堂上年邁，兩兒年幼，丈夫去了，家無壯丁，何人照應？

閻母 顧亭林先生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汝等已久聞之矣，難道「匹婦」便能袖手一旁麼？

閻妻 媳婦豈敢沒有志氣。

程璧 學生等也決心拋棄家室，同赴國難！

閻典史 應元身爲男兒，救國之事，豈可讓人？(分握許程介) 你我就此一同前往。

程璧 如此難得忠義……老太爺，……府上雖無壯丁，如若有事，可往前村，叫

我家佃戶使喚。

閻父 記下了。

程璧 學生這便前去知會。

閻父 謝過程監生。

閻典史 夫人。

閻妻 老爺。

閻典史 母親之病，要好生護持，如有起色，望你早日告知。

閻妻 知道了，老爺此去要保重了。

閻典史 (唱二黃搖板) 辭別雙親縣城往，衛民殺賊理應當，兩兒將來年及壯，論文

習武要剛強！(辭別介白) 雙親在上，孩兒去殺賊也。

閻父母 我兒國事當先，不可以家事爲念。

閻典史 遵命。

閻妻 老爺此去……（暗哭介）

閻士望 爹爹，孩兒也要前去殺賊。

許用 忠臣孝子，同聚一堂，令人能不感奮？

程璧 我兒替爲父的在家侍奉祖父祖母，祇要立志爲好男子，大丈夫那怕沒有殺

賊之日？雙親大人，孩兒去了，務請保重。

閻母 我兒此去，有進無退，不必挂懷家事。

閻典史 雙親請放寬心，孩兒去了。

許用 告辭了。

程璧 恕不遠送。（三人同下）

閻母 回想病榻纏綿，兩月有餘，豈不可死？死未安心！……如今我兒前去殺賊

，可安我心，甚快我意……（咳介）國已破，家也瀕亡，我輩老婦人死且嫌

閻妻 遲，死何足惜?!……如今心已安，死且瞑目……(喘介)……媳婦。

閻妻 婆婆有何吩咐?

閻母 老人生病，如風中燭，我纏綿病榻，苟延生存，方才悲喜過度……心房沖動……病入膏肓，危在頃刻……所幸生為大明朝人，死為大明朝鬼，雖死如歸……我死之後，家中不宜舉哀，不可發訃，更不可讓應元知道，分他憂國之心，……往後家中生養教訓，我媳平日所知，不必多叙，祇要孫輩進德修身不墮士民之望，……我冥冥之中，必定保佑於你。(連喘介)

閻妻 婆婆養息要緊，稍時再講。

閻母 我今已交代明白，無言再講了……哎呀！心房越發沖動了，(連喘介)……老太爺，我與你四十年夫妻，幸得終生團聚，如今我要先去了。(死介下)

(閻家擬舉哀介)

閻妻 婆婆有命，此時不必舉哀了。

閻父 要死便死，連個兒子送終也來不及！

閻妻 婆婆已死，又遇這等天熱，還是設法裝殮爲先。

閻父 我便去到鎮上，賒取裝殮等物。

閻士望 爺爺年老，孫兒侍奉前去。（閻父同下）

閻妻 一家人頃刻散亡，好不淒涼人也，（碰板唱二黃快三眼）見此情不由我心中愴然，忍不住淚漣漣灑落胸前，想當年與麗亭締結良緣，是企望作鴛鴦莫羨神仙，平日裡婆母訓節義凜然，我侍奉高堂上惟謹惟虔，因此上我雙親常開笑顏，一家人度的是新太平年，辛巳年我夫郎典史榮遷，那時節移家室到江陰縣，屈指算到此間不覺五年，又添下民望兒圍繞膝前，春三月我夫郎主簿榮遷，又誰知驛卒訊傳到馬前，說道是南郡危火燃眉尖，我婆母聞驛訊憂國心煎，立時刻暈倒在七寶車前，爲母病歸隱到砂山地面，婆母病兩月來病榻纏綿，夫郎我未解帶侍疾爭先，是企望早全愈共樂堯天，又

誰知今日裏倉卒事變，士民們邀吾夫共禦敵愾，我婆母一霎時命歸西天，不由我心房內憂焚如煎，（轉二簧搖板）沒奈何我祇得靜候裝殮。

（白）天氣炎熱，難以久停，我不免去到後面汲水洗滌一番，民望。

閻民望 有。

閻妻 你去到前村，請程家媽媽前來帮忙。

閻民望 遵命。（下）

閻妻 正是，婆母憂國身先死，不由媳婦淚滿襟！（下）

（第六場完）

第七場 準備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閻興史

生

陳典史

外

馮教諭

外

汪把總

武行

黃武舉

武行

許用

小生

程璧

外

戚勳

外

夏維新

探子

八義民

（閻陳等冠帶，衆秀才分持摺扇圍扇上）

閻典史 欽依都司閻應元。

陳典史 江陰縣典史陳明遇。

馮教諭 江陰縣教諭馮厚敦。

汪把總 駐江陰縣把總汪進忠。

黃武舉 江陰縣武舉人黃公略。

許用 江陰縣秀才許用。

程璧 江陰縣監生程璧。

戚勳 江陰縣秀才戚勳。

雜 雜 雜

夏維新 江陰縣秀才夏維新。

閻典史 列位請了。

衆 請了。

閻典史 外患日深，江陰縣全縣士民，共同歃盟，誓抗頑敵。今當議事之期，就請戚秀才先報昨日以前收得捐項，再議大事，（衆依序坐介）

戚勳 （立介）江陰縣監生程璧首捐白銀二萬五千兩，全縣士民合捐制錢一千萬貫，火藥三百甕，鉛丸彈子一千石，大砲一百尊，鳥機一千張，布匹萬端，美酒千鍾，白粟萬鍾，麩子一萬包，鹽一萬斤，銅鐵器一萬件，牛千隻，豬羊四千隻，乾魚一千担，鮑魚一千斤，黃豆一千斛，跌打損傷藥品三百箱，須至閏六月初二日捐項者。（坐介）

閻典史 （立介）士民踴躍輸將，糧食可以無憂，祇是是缺少練過武的壯丁，同雕翎，未能遽挫敵鋒！（坐介）

陳典史 (立介) 昨日清查保甲，全城壯丁一共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八人，祇是未經教練，一時不能重用，其餘奸民驅逐出境者不在此數。(坐介)

黃武舉 (立介) 今有四鄉農民五千餘人，環甲帶刀，來城投効。

閻典史 (立介) 農民輟耕，來城投効，真是難得忠義，現在農忙之期，勢未可留，現有壯丁，已教守城，便請黃武舉酒肉款待鄉民，好言安慰他們回鄉，且待中秋節後，他們收了莊稼，前來接應，還不為遲。(坐介)

黃武舉 (立介) 遵命。(下)

馮敘諭 (立介) 現時既是缺少雕翎可用之兵，一旦賊來，如何抗戰？(坐介)

閻典史 (立介) 雕翎我自冇安排，壯丁祇在教練，抗戰可以進攻，只是如何才能分賊的兵力？(坐介)

陳典史 (立介) 勢必請援，才能分賊之勢。(坐介)

閻典史 紹興府魯王朱以海駕前，兵精糧足，那位前去請援？(坐介)

程璧 (立介) 程璧願意前往。(坐介)

閻典史 (立介) 如此且待會議之後，寫明文書，即行前往。(坐介)

程璧 (立介) 遵命。(坐介)

探子 走……啟稟列位大人，北兵已下金壇。(衆吃驚介)

閻典史 再探。

探子 得令。(下)

黃武舉 (上白) 農民已經安慰回鄉。(坐介)

閻典史 知道了。

馮教諭 (立介) 大事已急，請閻典史當仁不讓，升帳傳令。(衆立介)

陳典史 (立介) 僭位了。(跌將軍令牌子，入義民上，升帳介) 我等身受國恩，今因

賊兵來犯縣境，共同聯盟，一同赴難，如有二心，如有亂行，便當軍法從事，(拍驚堂木介)……賊來勢猛，我等應先守後攻，便應修繕城垣，……

……殺敵全在抵抗，精神更得貫注，不可畏難苟安，爾秀才等……少知軍旅，依然文縐縐地，擺弄紙扇子，炎氛雖然蒸人，用扇子的，不足以顯抵抗赤炎精神，反而懈怠振作，以後一律免去。

衆 遵命，（擲扇或撕扇介）

閻典史 陳明遇聽令。

陳典史 有。

閻典史 派你率領義民兵勇，把守西城，總督四門。

陳典史 得令。

閻典史 汪進忠聽令。

汪把總 有。

閻典史 派你率領義民兵勇，把守南城。

汪把總 得令。

閻典史 黃公略聽令。

黃武舉 有。

閻典史 派你率領義民兵勇，把守東城。

黃武舉 得令。

閻典史 馮厚敦聽令。

馮教諭 有。

閻典史 派你主辦軍中文書，先辦請援公文。

馮教諭 得令。

閻典史 許用，戚勳，夏維新，聽令。

許用等 有。

閻典史 派爾等會同城裡郎中，率領義民，共辦救傷，掩埋大事。

許用等 得令。

閣典史 此事最是重要。隨時救傷，隨地掩埋忠骨，以免賊兵知我死傷之數。

許用等 遵命。

閣典史 本司把守北城，會同陳典史總督四門，以便策應，如今教場演習去者。

（吹普天樂牌子轉場同下）

（第七場完）

第八場 借箭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劉良佐

武生

四軍士

雜

閻典史

生

四義民

武行

(四軍士上，劉清戎裝隨上。)

劉良佐 (念) 雜了金壇縣，攻打江陰城。

(白) 本督劉良佐，今奉皇朝豫親王帥令，前來攻打江陰縣城，適才探馬報
道，把守江陰城的便是當年三箭射退鹽梟顧三麻子的典史閻應元，我想江

陰乃是彈丸之地，閻應元不過是小區區的人才，不免說降了他，可以兵不血刃，叨邀天功，豈非上策？軍士們，攻打江陰去者。

四軍士 得令。（攻城介）

（四義民上閻典史盜鏡持刀上）

閻典史 本司箭下，不射無名之輩，來將通上名來受死。

劉良佐 本督劉良佐，如今順天應人，來到江陰，你莫非就是閻應元？你爲何不開城投降？免得生靈塗炭。

閻典史 本司便是大明朝前江陰縣典史閻應元，我祇道北兵來犯，原來是廣昌伯劉將軍，我且問你，去年你同馬士英等擁戴福王爺到高郵稱王，福王爺待你不薄，封你爲廣昌伯，你放棄鳳陽壽州還則罷了，爲何襲取金陵？如今你把福王爺到那裡受罪？有何顏面來到江陰？

劉良佐 閻典史聽了，前朝待遇臣子，祇是虛有其名，那有高官厚祿？你在江陰，

數年之久，剿滅海賊，歷著大功，依然是個小區區的典史，若肯依我之言，獻城投降，可以保你榮陞金子的常州府，出入儀仗，大纛旗，黃傘蓋，豈不榮宗耀祖，名利雙收？識時務者為俊傑，閻典史，你要三思阿！再想？

閻典史

劉良佐我把你這個背叛國家的奸賊！

（唱西皮倒板）抗禦強敵，先除奸！

（唱西皮元板）罵一聲劉良佐無恥漢奸，我主爺厚待你恩重雲天，封你為武昌伯抗敵在先，又誰知爾賣國（轉西皮快板）把鳳壽獻，又誰知爾倒戈鷹犬驅前，又誰知爾偷渡長江天塹，襲南都驅福王罪孽難湔，一路上各府縣受你一騙，你大胆來到了江陰地面，見了我忠義民有何顏面？恨不能我將你活捉生煎，恨不能我將你刀劈馬前，恨不能我將你聚圍而殲，我這裏弓上弦（轉西皮搖板）射你一箭。

(白)看箭，義民們放箭。(一箭放去正中劉良佐帽頂。)

劉良佐 好利害的箭法。(率衆下)

四義民 啟稟閻典史，箭已放完，如何是好？

閻典史 我等可學前輩諸葛先生借箭之法。

四義民 不知可要草船一用？

閻典史 無需草船。草人是要用的，每晚夜間，爾等伏身城梁之內，將燈籠點起，插在草人身上，用竹竿縋出梁口，如同釣魚一般，這廝擊鼓吶喊，賊兵不知虛實，望燈放箭，爾等看到燭滅，便將草人懸起，每晚照行。

四義民 得令，現時天已黃昏，我等可要準備？

閻典史 前去準備，傳令東南西三門同時照辦。

四義民 得令。(四人同下，擊初更介，四人再上如法將草人燈籠縋出城形，擊鼓介)

(四軍士持火器等上)

劉良佐 軍士們。

四軍士 有。

劉良佐 後臨大江，我方紮營未穩，不可退却，軍士們。

四軍士 有。

劉良佐 齊放雕翎，背水一戰，(軍士射箭介，義民收箭介)果然射得他燈燭全滅，人馬退回，軍士們。

四軍士 有。

劉良佐 這便射住陣角，安營紮寨，還要提防三更時份前來偷營劫寨。

四軍士 知道了。(同下)

四義民 啟稟閣典史，北門共收兩萬雕翎。

閣典史 運往武庫收存。

四義民 遵命。(二義民運箭下)

閣與史 我輩以逸待勞，今晚上弦，月色不明，三更時份，爾等再去借箭。

二義民 得令。正是，典史妙算勝諸葛，多番借箭敵胆寒。(同下)

(第八場完)

第九場 榮歸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十二儀仗

雜

洪承疇

淨

洪母

丑應行

丫環

貼

黃狗形

雜

洪承疇

（吹普天樂牌子，清制儀仗負旗牌大纛旗黃傘蓋等先上，洪承疇着清官服上）

（引）衣錦還鄉，探望老娘。

（白）下官洪承疇，自從奉旨招撫南方，來在江寧之後，各項大事，非常順

手，是我念母心切，借名回鄉招撫，因此先到家門，雖然風景依舊，可惜人物已非，老母之前，我先有專稟慰問倚闔之望，稍遲拜見老娘，勢必喜出望外，軍士們。

衆 有。

洪承疇 打道前往府門。

衆 咋（吹原牌子同下）

洪母 （上念）養子不幸作漢奸，萬人唾罵我無顏。（丫環暗上）（坐介，白）老身不幸生了洪承疇這個畜生，自幼扶養他成人，進學中舉之後，得中兩榜進士，官拜大明朝冀遼總督，松山一戰，聽說他盡忠報國，雖然不免悲傷，可是崇禎皇帝，爲他設祭十六壇，親製祭文十三道，設立專祠，真個死重可山，那個不安慰於我，我雖喪子，却也悲中有喜……誰知前年來，人言嘖嘖，說道我兒降了當今，寶國求榮，助紂爲虐，萬人唾罵，我那肯相

信，後來媳婦借名不堪辱罵，帶着孫兒下堂求去。年邁之人，祇好由他主意，走了一個孫兒，不免傷心，洪氏門中少了一個漢奸種子，私心却也安慰……今年有楚狂生，到府獻上隸書橫披對聯，皆是對我兒諷刺之言，被我大罵而去，當時我兒音信杳杳，可是人言可畏，老身弄得坐臥不安，天天祈禱此事不確，誰知本月之初接到我兒他親筆書字，說到當今不容他死，任他爲兵部尙書之職，派他招撫南方，如今諸事順手，他要在月內歸省，慰我倚閭之望，他如此不忠，那會盡孝於我？是我吩咐家人，把楚狂生的橫披對聯懸挂起來，在門旁開了一個狗洞，他若真個回來，先恥辱他一番，再作道理。

(唱西皮搖板)

養子叛逆真痛心！人言可畏勝鑠金，岳母美名揚千古，洪母遺臭在當今。

(洪等原人上)

衆 來此已是，請開門來。

丫環 何人叩門？（黃狗形暗上）

衆 洪中堂回府省親。

丫環 我府大門，多年未開，理會事的打從旁邊狗洞鑽進來。（衆看狗洞介，狗形欲出洞，爲丫環勒住猩猩而吠）

衆 啟稟大人，府裡回話，大門久已不開，理會事的，打從旁邊狗洞鑽進去。

洪承疇 你們說甚等話來，待我親自詢問一番。儀仗撤下。

衆 咋！（下）

洪承疇 吓！……………請開門來。

丫環 爲何不打狗洞鑽進來？

洪承疇 你家老爺回來了。

丫環 原來老爺回來了……………府門久已不開，請老爺委屈一點吧

洪承疇（驚介）狗洞豈是你老爺鑽的？太夫人，夫人，現在那裡？

丫環 太夫人十分健康……夫人去年……

洪承疇 夫人去年怎樣？

丫環 夫人去年帶着公子改嫁王九爺去了。

洪承疇（驚怒介）你一派胡言，快開門來。

丫環 正是太夫人交代老爺要鑽狗洞的。

洪承疇（驚介打背供）違了母命，豈是孝子？不管他，待我鑽了進去，看個明白，再作道理。（鑽洞介，黃狗形被勒住獐獐而吠，洪蛇行而入，伏洪母膝下，犬仍獐獐向之示威，丫環驅之下）

洪母（驚介）丫環。

丫環 在。

洪母 下跪何物？

丫環 分明是人，怎說是什麼東西？

洪母 前後四足皆是馬蹄，還有一隻豚尾，怎麼說是人吓？

洪承疇 母親，孩兒回來了。

洪母 果然是我的兒子，便當抬起頭來。

洪承疇 孩兒有罪，不敢抬頭。

洪母 (怒介) 啣……分明是個畜生的頭，怎能說人話吓？

洪承疇 母親，是孩兒承疇回來了。

洪母 (起身介) 打鬼、打鬼。

洪承疇 孩兒忍辱未死，并不曾做鬼，母親休要害怕。

洪母 呵！……原來我兒生還了。(坐介)

洪承疇 母親……孩兒能得生還，必能安慰母親倚闥之望。

洪母 (怒介) 畜生……我望你何來？松山一戰，聞你死訊，崇禎皇帝賜祭十

外男女百姓，個個探望于我；我是何等安慰，悲中帶喜，到了前年，情形大變，滿城人民紛紛登門大罵，我豈能勝此重辱？我只有一概不認，一概不理，後來攪擾不過，方才關斷大門，祇供狗畜進出，才免了許多糾紛，在我一心企望傳言不真，卽便是真，但願你早日遭遇非難而死，也落得我一個耳根清靜，誰知你這個畜生，大胆親來書字，說道：「榮歸探母，以慰倚閭之望」，我把你這個賣國求榮，不忠不孝的孽畜，恨不得生吞活吃下肚。

洪承疇 母親請息雷霆之怒，孩兒投降，勢非得已，這番朝廷南征，乃是吳三桂的主意，孩兒回到南方，只是招撫各處地方，免得百姓遭殃。

洪母 爾等一邱之貉，還有怎麼分辯？

洪承 請母親想念當年，勉勵孩兒要取功名，要做大官的訓言，饒恕了孩兒吧？

洪母 果然你能做大官，我便氣平了些，你且起來。

洪承疇 多謝母親……（看披聯介）這是何人一筆好隸書？……三朝元老……果然說的還恰當……洪中堂……一二三四五六七……這種數字的上聯倒也別緻有趣。

洪母 你且往下看。

洪承疇 孝悌忠信禮義廉……楚狂生書……哎呀！此聯隱藏着「忘八無恥」四個字，分明取笑於我，母親你老人家懸挂牠則甚？

洪母 你這個無恥的忘八，我怎能替你隱瞞？你的媳婦帶領孫兒去年便下堂去了。

洪承疇 走了一個媳婦還不打緊，拖着孫兒前去，洪氏門中豈不要絕了後代？

洪母 少個漢奸種子，倒是國家幸事。

洪承疇 孩兒要去掉了牠。（指披聯介）

洪母 啣……畜生（洪跪下）明朝國恥已深，你幾世祖宗深受雨露之恩，你不能

望闕報答，這番回來，特意指點于你，是企望你革面洗心，幡然變計，爲明朝洵洗國恥，誰知你這個畜生，祇知私仇，還是不知國恥，我還要你這
個做大官的兒子何用？……我與你斷絕了母子的恩情。（拂袖下）

丫環 太夫人怎麼進去了半天？待我進去探望。（下）

洪承疇 母親年邁，怎樣這大的火氣？半日未見夫人，難道真個下堂去了不成？待
我二堂探望一番。（起立介）

丫環 （急急風上）老爺不好了！

洪承疇 何事驚慌？

丫環 太夫人投環死了！

洪承疇 哎呀！不好了，罪孽深重！（同下）

第十場 抗戰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三番將

武行

四勇

雜

四軍士

雜

博洛

副

劉良佐

武生

閻典史

生

許用

小生

四義民

雜

(三番將偕劉良佐起霸上，四勇四軍士暗上)

番將等 稍時貝勒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博洛 (上引)平揚州，取金陵，威震南都。

(坐場詩)憶昔當年在關東，兵強將勇好威風，如今到了江陰縣 步馬砲兵

全不中。

本爵，博洛貝勒，奉了豫親王帥令，率領大兵南下，渡江以來，兵將得力，輕取金陵，現在來到江陰縣地面，精兵大砲轟炸四城，誰知道小不點的地方，却耗了兩個多月，攻打不下，三位王爺被殺，十八員大將陣亡，喪師五萬多人，昨日晚上，被那閻應元派人放火偷營，祇嚇得我軍自相殘踏，焦頭爛額，死亡受傷不計其數，看來我軍何以無有勇敢之人？劉將軍。

劉良佐 有。

博洛 昨夜放火奸細可全拿到？

劉良佐 一齊拿到，半個未曾跑脫。

博 洛 怎樣發落？

劉良佐 分在江陰四門外，就地正法，以寒敵胆。

博 洛 一共有幾百人？

劉良佐 有周祥，針子，李芳，金滿，四人。

博 洛 (驚介)……他四人就驚動了我二十萬大兵？那末江陰那天可以攻下？錢幣那天可以到手？

劉良佐 待他拔盡糧絕，自必歸降元戎。

博 洛 你們毫無戰意，且待本爵親自出馬，活捉閻應元給你們看。(上馬介轉場下)

(舉城形，四義民持槍上，閻典史持刀偕許用上)

閻典史 昨夜又犧牲四位忠烈的義民，真可痛心！

(救淚介)

許用 真個難得忠烈，却也震驚了他數十萬大兵。

閻典史 如今棲霞庵等處受傷的義民，情勢如何？

許用 各位內外科郎中，盡心診治，全愈甚速，今昨兩日已有數百人自告奮勇，紛紛回營効忠。

閻典史 看來救兵一到，江陰是有救了。

許用 但願救兵早日來到。

閻典史 程壁一去紹興，不覺兩月有餘，却無音信回來，怎不令人十分挂念！

許用 戰爭之時，行路那比得平日一般？

閻典史 後日中秋佳節，爾等籌畫慶節之事，可曾齊備？

許用 俱已齊備，不才編製五更轉軍歌，現已排練嫻熟。

閻典史 到了那時，全城一齊歌唱起來，可以驚破敵胆。

許用 唉！……一夜狂歡，事豈得已？！

（擊鼓介，四勇四將先上）

博洛 北城守將答話。

閻典史 大明朝前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在此，來將通名？

博洛 本爵博洛貝勒，率領四十萬大兵來到江陰，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昨日晚上派上四個無名小卒前來放火，擾我的軍心，豈非雞蛋想碰石頭？

閻典史 你四十萬的蟲賊，那是我四名勇士的對手？昨夜金蛇飛舞，自相殘踏，我等在城上觀看，好不暢快人心哪，呵哈哈……

博洛 閻典史你果然韜略高強，我願意同你講和，雙方立刻撤兵。

閻典史 看你分明是緩兵之計，也罷……你若將我昨夜出城的李芳，周祥，針子，金滿，四位義民送回城中，我才與你講和。

博洛 他們四人，昨夜已經燒死，那裏去找？我軍十分憤恨他們，須要四個活

命的抵償，你若肯每門送上一個士兵前來抵命，我便西退四十里下寨，決不撒謊。

閻典史

（怒介）狗囚，講的甚等話來？我便答應，諒我手中的大刀也不答應于你。

博洛

好言講和，你却不聽，來……較量較量你我的武藝。

閻典史

先擒你這個賊王。（出城對刀大戰。）

博洛

（佯敗介）是好漢，追下來？（下）

閻典史

「窮寇莫追」，饒你狗命去吧，收兵。（入城形，同下）

（第十場完）

第十一場 効奸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尤平

文丑

博洛

副

劉良佐

武生

中軍

雜

（初更介，尤平甩髮着短褶子，作蹣跚身段上）

尤平（念）一心要降敵，逃出江陰城。

唉！………俺，尤平便是，自幼喪父，隨了母親改嫁尤姓爹爹，才有今日姓名，街坊朋友，給我取上個渾名，叫做什麼油瓶兒，真個十分響亮

，傳遍了江陰，上學攻書以後，幸虧自己努力，得中一名秀才，原想一路風順，連陞三級，誰知命途多乖，此路不通，時到今年閏六月初一日，全城士民聚義明倫堂，我是主張保全百姓，免遭揚州十日之屠，豈知被那馮厚敦，叫人把我闖出學宮，是我萬分無奈，守在家中，却又被閻應元清點保甲，搜查奸細，清出城外，三月以來，白晝之間，伏居田園，黑夜裏，偷採些瓜果充飢，苟延性命，在此田野之間，觀望兩軍對陣情形，倒是明如指掌，祇可笑北兵數十萬圍攻彈丸的江陰，兩月有餘，未動分毫，却不知閻應元等操了何術？若是我做劉良佐，必然獻條妙計，早就得了這座江陰城。那時論功行賞，惟我獨尊，豈不比連陞三級，還要來得快當麼？……正是……我便是這個主意，不免前去到北兵大營投効一番（行介）……慢來慢來……我此去献上計策，江陰全縣百姓豈不成了釜底遊魂？……連我的堂上雙親，豈不全斷送了我手？……使不得，使不得……

……(轉行介)唉……(快念)連日秋收農忙，北兵強行收割，將來一遍荒野，倒教我難以存身，我于其受罪難免一死，倒不如闖去投効，冒死求生，何況雙親平日何嘗顧念于我？當今天下三分已有其二，我如今不免改了原來姓名，將來若有一官半職，也好榮宗耀祖，報答我老前輩的爹爹了……我就是這個主意，乘今晚月色光明，就此前去投効一番，正是，胆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

(二更介，中軍端燭台，博洛偕劉良佐隨上)

博洛 費盡全師力，未得江陰城(坐介)劉將軍坐下。

劉良佐 謝坐。

博洛 聞應元那厮，文韜武略，果然了得，他又不搬兵求救，真是各樣，正不知那天可以平定江陰？但怕長此下去軍心懈怠了！

劉良佐 城內糧食終是缺乏，今當秋收之期，我軍四鄉收割，絕了他的糧食，那怕

他不來投降？

博洛 難道沒有別的妙計？

劉良佐 這個……這個……正是妙計。

博洛 如此，不如退兵爲妙！

(內喧鬧聲起)

博洛 外面鬧些什麼？

中軍 外面鬧些什麼？

內 今有一名瘋漢，要求見貝勒。

中軍 爲什麼求見？

內 他說「有好心當獻」。

中軍 叫貝勒，有一名瘋漢，求見貝勒，說道：「有好心當獻」。

博洛 原來是投効的，叫他進來。

中軍 叫那瘋漢上來

尤平 拼却一死酬知己，博得千秋識令名。

中軍 黑夜裡不要瞎撞，上面見趙良勒，同劉將軍。

尤平 學生殷汝耕叩見良勒 劉將軍。

博洛 罷了，罷了，坐下。

尤平 謝坐。

博洛 聽你言語，口齒伶俐，爲什麼這等瘋魔瘋樣？

尤平 學生并非瘋漢，祇是兩月以來，有好心當獻，難以晉謁元戎，故而憂成這等樣子。

博洛 今日一見之下，你可以把好心獻出。

尤平 將軍聽了。

(唱西皮流水板)

江陰一名芙蓉城，花朵齊開在四門，把守四門有奇人，一串連鎖鐵葉門，陳明遇把守在西城，黃公略鎮守在東門，汪進忠率兵守南門，閻應元他獨擋北城，總督四門，日夜巡城，衆志成城，要想攻破實難能，學生有計獻上大人，砲轟城中驚四城，砲打花蕊瓣葉落紛紛，四門守卒避煙塵，聽得城中亂紛紛，心慌意亂無志守城，天兵乘虛入四城，這便叫着砲轟芙蓉城，救出江陰縣受難的人。

博洛 果然是條妙計，怎見得江陰是座芙蓉城？

尤平 這原是地利形勢，土著人氏，那個不知，誰人不曉。

劉良佐 聽你一派胡言，莫非是閻應元的奸細？

尤平 劉將軍你乃是効忠皇家的老前輩，還請照顧一點，學生之言，句句是真，如若不信，明朝去到西門之外，君山頂上，一看城中形勢便知。

博洛 也能，聽你之言，効忠皇朝有心，何以戴髮前來？

尤平 學生逃難心慌，罪該萬死。

博洛 你若是真心，便同中軍上後面換過衣巾，把髮雞了吧。

尤平 敢不遵命，謝貝勒。（同中軍下）

探子 （提燈籠上）走……啟稟貝勒，江陰城內，燈燭輝煌，歡聲動地。

博洛 再探。（探子下）……越來越奇怪！……難到各處救兵來到了嗎？還是

鬧的什麼諸葛亮空城計的玩藝吧？

劉良佐 今晚八月十五，想必是慶賀中秋佳節。

博洛 原來是吃月餅殺韃子的中秋節嗎？

劉良佐 前朝却有此事。

博洛 傳令各營加意防守，你我便一同前去巡查，明天一早便把那般汝耕帶去一同觀察地形。

劉良佐 遵命。（端燭台）

博洛 正是，時節已中秋。
劉良佐 把酒覓封侯。(同下)

(第十一場完)

第十二場 慶節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八義民

許用

陳典史

閻典史

二軍士

二勇

劉良佐

博洛

雜

小生

外

生

雜

雜

武生

副

探子

雜

四鄉民

雜

二番將

武行

尤平

文丑

(打三更介，八義民持燈綵上，許用，陳典史，閻典史同上，置城型砲形等。)

衆 (唱點二層)

義氣冲霄，兒郎虎豹，地動山搖，要把狼煙掃。

(二軍士，二勇，劉良佐，博洛同暗上)

閻典史 二位義兄請了。

陳典史 許用 請了。

閻典史 今當乙酉年八月十五晚，全城義民一同慶賀中秋佳節，也讓賊王寒心。

陳典史 正是兵家虛虛實實，叫他莫測高深。

閻典史 迴想程璧前去紹興，已經兩月有餘，竟無音信回來，令人好不挂懷！

許用 想必是紹興也有了事故，道路不靖，難以行走。（內吹五更轉曲）

陳典史 佳節良宵，各門已經唱起五更轉的曲子，便請許用兄領導西城義民一同歌

唱。

許用 連日歌唱已熟，今當二位典史面前，不才就此獻醜。

陳典史 難得閻典史巡查西城，便請舞劍一番，如何？

閻典史 小弟也獻醜了。

（打四更介，衆轉場，唱五更轉曲，閻典史舞劍介）

博洛 城內火光冲天，四門歌聲動地，他們這樣熱鬧過節，難道裏外夾攻，就在

今日晚上？（驚詫介）……………劉將軍。

劉良佐 在。

博洛 卽時回營傳令，加意防範，不得妄動。

劉良佐 得令。（同暗下）

（衆歌舞畢，打五更介）

探子 走……啟稟大人，北兵收割秋成，四鄉百姓不能安生，看見城中慶賀佳節，分爬入城，不在少數。

閻典史 叫百姓前來見過。

探子 遵命。（下）

四鄉民 叩見列位大人，民等前番投効，是重武舉安慰回鄉，吩咐等秋收之後再來，連日北兵強行收割，家中武器糧食，全給收沒了，親離子散，祇有進城効力。

閻典史 濟敵以糧，是我失策，爾等事到如今，也就死心塌地爲國効忠，真是難得忠義。

四鄉民 男兒爲國，正當如此。

閻典史 我且問你們，前此爾等可曾見過北兵同他處來的援兵交戰？

三鄉民 不會看見。

鄉民甲 小民住在東鄉，曾見過顧三麻子揚了船帆，扯起大明國旗，向賊開砲，不幸敗退。

閻典史 看來同是中華人，便是盜賊，急難之時，也能自告奮勇前去殺敵的……你住在東鄉，可知砂山閻家近來的事？

鄉民甲 閻府不堪敵兵騷擾，已經往常熟去了。

閻典史 (驚介) 閻太夫人決不做此事，你休得胡言。

鄉民甲 吓！……閻太夫人便當閻典史入城鎮守之日，驚喜過度，便亡故了！

閻典史 (驚介) 你……你……此言當真？

鄉民甲 小民與程宅佃戶等一同抬往山脚埋葬，自然當真。

閻典史 哎呀！（暈厥介）

鄉民甲 原來就是閻典史，你老人家一向隱居砂山，小民那裏識得尊容，真是罪該萬死。

閻典史 （唱二黃搖板）

忽聽老娘早棄養，不由應元淚滿腔，撫育之恩難報償，何日得見我的老

娘？！

許用 二位弟兄攙扶閻典史回到祥符寺養息。

義民甲 遵命。（扶下介）

陳典史 爾等也隨同前往，聽候派遣。

四鄉民 遵命。（同下）

（二番將，劉良佐，尤平，博洛，暗上山形介）

許用 天色漸漸光明，陳典史也當愁息片刻吧？

陳典史 且慢，一夜狂歡，北兵那有不偵查虛實之理？此時天明待我登城一望。

尤平 啟稟貝勒，那清涼的長街，便是城中龍門大街，平日最是繁華，在這曉色朦朧裏，大人可看得明白？

博洛 果然四城堅守，城中空虛。

劉良佐 果然四方大砲齊發城中，四門必亂。

博洛 我兵便可乘虛爬入四城。

許用 那君山之上，佩劍騎馬的，必是一員大將。

陳典史 那假斯文模樣的呢？

許用 細看介他的行動，十分像油瓶兒。

陳典史 嗚呼！江陰休矣！弟兄們。

衆義民 有。

陳典史 砲發君山。

衆義民 得命。(發砲介，尤平中砲，滾落山形，衆同趨下，扶之)

尤平 屢！命中要害，也是我殷汝耕命該如此，貝勒，學生殷汝耕難以爲國家効忠了！正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再發砲介)

博洛 僧們也顧不了你了。(率衆同下)

許用 現時看得明白，砲中尤平一人。

陳典史 正是他當漢奸的下場頭吓！賊等逃走，你我二人一同去看閣典史怎樣了。

許用 就將方才軍情一同稟報。(同下)

(第十二場完)

第十三場 全忠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後順序之)

程璧

閻典史

探子

陳典史

黃武舉

汪把總

男女百姓

義民

外

生

雜

外

武行

武行

雜

雜

博·洛

副

劉良佐

武生

三番將

武行

四勇

雜

四軍士

雜

音果

雜

(程壁着行脚僧裝上)

程壁

(念)識得紅塵皆幻相，何如古寺念彌陀？！俺，(左右張望介)江陰縣監生程

壁，前奉閻典史之命，去到紹興魯王朱以海駕前，搬兵求救，怎奈魯王爺不允發兵，是我動以唇亡齒寒的利害，他妄想保全實力，不肯分兵來救，萬分無奈，是我盤山過嶺，去到家鄉徽州地面，搬請救兵，也未成功，沒奈何！祇有轉回江陰，屈指算來，不覺已有八十一天了，迴想大事如此，

救國豈可空談？我奔走多處，見到地方文武官員，多是利慾薰心，有己無人，何曾爲國家民族設想？！因此我不免灰心，早想遁出世外，怎奈身負搬請救兵重任，江陰數萬男女義民日夜盼望于我，我雖徒勞往返，豈可遁入空門？便算了事？故此改扮行脚僧人模樣，免得關口盤查，（降雨介）噫呀！大雨下降，那裏躲避？（發砲聲介）那裡雷聲震耳？（探望介）已然到了江陰，分明是大炮之聲，哎呀！同胞的義民！程壁空手而歸，罪該萬死……！大雨傾盆，那能一人躲避便算了事，我就此混上前去，看個明白，再做道理。（下）

（設靈桌置閻母主牌，軍士執塵拂上，吹哭皇天牌子，閻典史素軟靠上）

閻典史（念）昊天罔其極，思親望白雲！

慈母去世八十三天，不孝在中秋之夜，方才得知，不孝之罪，百身莫贖，便自次日成服，今當午時牌份，謹此祭奠一番，（吹泣顏回牌子，跪拜奠

酒介）母親吓！（哭介）外面大雨傾盆，如同陪着不孝痛哭一般，但願母親在天之靈，保佑我守土將士，早得援兵，痛殺胡虜，光復南都，惟母佑之，（聞發砲之聲，驚詫介）吓！今日砲聲遠近，爲何與往日大不相同？

探子（急急風上）走……啟稟閻典史，砲落城中，賊兵乘虛爬城，西門危在頃刻！

閻典史 再探（探子下）帶馬，（軍士帶馬介）莫非正應了陳典史許秀才之言，芙蓉城還是斷送在尤平漢奸之手？也罷，（取主牌及兵書一卷藏之懷中介）請母親去看不孝殺賊，以慰母親在世之念，在天之靈，（上馬提槍介）好泥濘的道路！（軍士持雙刀隨之）

探子（急急風上）賊兵殺入西城。

閻典史 隨我殺向前去。

探子 咋！（同下）

（陳典史、黃武舉，汪把總，許用及男女義民衆上，博洛，劉良佐三番將四勇，四軍士隨上，開打介，黃等先後被殺，陳典史自刎，屍立不倒，義民等六人被殺，二人被擒。）

劉良佐 爾等無知小民，如果投降，免你一死。

衆義民 江陰那有投降的百姓？（被殺與陳典史等同下）

閻典史 探子持雙刀帶馬觔斗先上，閻典史甩髮刺槍上入城送死的，放馬過來。

（衆更番與閻典史對戰，或死或傷敗下介，最後與博洛對戰，二人不分勝負，相互分持對方槍頭，鬪分槍再刺，閻典史終以路滑馬疲，前蹄失陷，被擒介，轉場介）

博洛 升座介下面穿孝的是誰？

閻典史 狗囚……大明朝前江陰縣典史閻老爺你都不認識了嗎？

博洛 今天被擒，見着本爵爲何不跪下？

閻典史 頭可斷，豈可屈膝于你？

博 洛 今天還說什麼硬話？來。

一 勇 賞他一槍吧，（刺閻典史脛，典史不屈直躺下介）

博 洛 不聽本爵號令胡亂行事，找出去斬了。（二勇找此勇出斬，獻上人頭介）

劉良佐 啟稟貝勒，閻應元本是好男子，求貝勒交與末將去處理吧？

博 洛 （起身介）辦妥之後，即刻稟報本爵。

劉良佐 遵命。（二勇攙扶閻典史轉場，與程壁見之交臂，程壁下，音果持塵拂上）

音 果 四城大開，四大皆空，江陰末日。喪盡英雄！劉等入棲霞庵介）

劉良佐 閻典史請坐下。（閻典史偏坐下，微避介）

閻典史 （撫傷介，念）萬古綱常經宇宙，一生節烈凌星辰。

音 果 （捧茶）閻典史醒來飲茶，衆位將軍飲茶。

閻典史 （頓足介）劉良佐，爲何不殺了我？

劉良佐 閻典史智勇節烈，誰人不欽佩于你，今日事已至此，即便投降，可以無愧于前朝了。

閻典史 賣國賊你一派胡言，殺我完結了事。

劉良佐 閻典史，你且聽我一言，當年洪亨九，松山一戰，援盡糧絕，投降本朝，才是可恥，典史你若有心投降，一待援兵來到，你我即便反正，報答崇禎皇帝之恩，豈不事有~~可~~爲？閻典史……不能恣辱，豈能負重？你要三思呵！……再想！

閻典史 且住，待我思忖，思忖。

劉良佐 你且一旁思忖吧。（坐下介，揮手介，音果及勇等暗下）

閻典史 （蹶行介，打背供）我本當一死全忠，怎奈程監生未返江陰，援兵未到，光復南都，希望未絕，我不如暫時應允于他，看機行事，也……罷，劉將軍。（撫傷坐下介）

劉良佐 閻典史。

閻典史 劉將軍，要我歸降，却也不難，須得博洛應我三件事。

劉良佐 貝勒一向仰慕典史人才出衆，必可商量，你且道來，這一？

閻典史 一不薙髮。

劉良佐 這二？

閻典史 二不効力當今。

劉良佐 這三？

閻典史 即便放我還鄉，歸葬先母。

劉良佐 (笑介)原來是這三件事，依我想來，却也不難，貝勒方才與我說道，祇有一樁事要求于你。

閻典史 那一樁？

劉良佐 要你身穿本朝官服。

閻典史（怒介）我不願効力當今，豈能穿此非驢非馬的官服，分明是你的奸計，老子不降了。

劉良佐（陪笑介）慢來，慢來，待我稟報貝勒，再作道理。（下）

閻典史 想我閻應元苦守江陰縣八十天，是企望報復國仇，誰知中途被擒，傷及腿骨，如今援軍未到，我祇有絕辱以待，廻想慈母教訓，不禁汗流浹背！

（手撫脛傷，血書粉壁「以立的摩司試驗紙法表現之」）

八十日戴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萬衆同心殺敵，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同時唱反二簧正板）

甲申年春三月陷京李闖，崇禎帝殉國家煤山之上，吳三桂請清兵引進虎狼，洪承疇獻策略兵發南方。

（轉反二簧元板）

劉良佐寒風壽引賊渡江，錢謙益阮大鍼聯合投降，陷南都驅走了當今福王，虎倭們爲前驅金壇逞狂，閏六月初四日賊到澄江，前三天江陰縣大會忠良，歃血盟聚商在明倫大堂，許秀才程監生砂山來訪，知會我閻應元効命疆場，那時節我慈母病入膏肓，勉勵我一心意効忠是尙，別雙親棄妻子整備城防，多虧得衆義士忠心無兩，殺敵人個個是奮勇堪獎，賊大將十八員先後陣亡，斷送了賊營中三位親王，賊發兵四十萬包圍澄江，屢交戰五萬衆先後斷喪，是企望圖復興重振家邦，怎奈何援兵遲難繼軍糧，中秋節開慶宴請敵徜徉，賊有心便應當撤兵退讓，又誰知尤平賊漢奸無良，上君山窺芙蓉毒計獻上，三百里錦江山不保久長，到八月廿三日無力禦防，遭不幸城池破官民俱亡，剩下我閻應元孤忠徬徨，想當年抗金兵人稱岳王，三十九功未成風波亭喪！我年歲正與那岳王一樣，困棲霞好一似弩末之強！

（轉反二簧搖板，程壁暗上，看血書對聯介）

爲等候援兵到降是不降？倒教我閻應元無有主張！

程壁 閻典史在上，程壁萬死。（跪下介）

閻典史 （驚詫介）聽你的語聲，果然是程壁兄，爲何落得這等模樣？

程壁 （立起介）程壁罪該萬死，前者奉了加急文書，去到紹興魯王爺駕前搬兵求

救，怎奈魯王爺要保當地生靈，不肯發兵，是我動以唇亡齒寒的利害，他祇說江陰縣乃是彈丸之地，又無大將能人，勢必早已失守，無需殞兵，更不必回文了，是我程壁萬分無奈，却又深知衆志成城，必能堅守，于是盤山過嶺，去到家鄉徽州地面，搬請救兵，也未成功，趕緊回來，已經八十二天了，怕的是沿途盤查嚴緊，故此改裝行腳僧模樣，適才在城邊見得閻典史受傷，特地跟到此處，現下閻典史流血太多，傷情如何？何以打算？

閻典史 傷勢無妨……救兵不到，也是天數……程壁兄呀！……你是我生死
的恩人。

程 璧 閣典史言重了。

閻典史 我現已絕望，可以無愧母親教訓了，程璧兄。（取出兵書文主牌）

程 璧 閣典史有何吩咐？

閻典史 這本「和衆乘城錄」是我守江陰殺敵的經驗兵法，請兄代爲收藏，如見後代有殺敵忠勇之將，便轉送于他……這是先母主牌。

程 璧 （驚詫介）呀！太夫人果然去世了！

閻典史 去世恰恰八十三天，這主牌也請我兄保藏，免落敵人之手，（程璧照收）是禎大行皇帝！臣前江陰縣典史閻應元追隨前來了，（望北跪拜介）母親呵！你老人家在天之靈不遠，不孝來了，（望東跪拜介）程璧兄來世……再且，重整山河！（移膝同跪拜哭介）程璧兄請上後面去罷。（碰死柱脚介）

程 璧 閻典史一死全忠了，受我程璧全禮，（跪拜介）賊人即時要來，我不免後面暫時藏過。（下）（二軍士捧清官服帽上，劉良佐博洛隨上）

劉良佐 (驚介) 閻典史創傷不能支持了。

博洛 (怒介) 你還信嘴胡說？閻典史分明是盡忠了，上面是什麼？(指血聯)

劉良佐 那是閻典史血書的對聯。

博洛 爲何個個發光，射人的眼睛？

劉良佐 那是閻典史一片精忠，故而字字生光。

博洛 原來是閻典史親筆的血書……唉！……揚州渡江之後，這樣的忠臣，

真是少見，待本爵行個大禮，以表欽佩之意。(跪拜介劉及二軍士隨拜介)

劉良佐 (甩袖介) 慚愧死了！

博洛 (立起介) 把閻將軍屍首搭去厚葬，不許毀傷。

二軍士 遵命。(搭下)

博洛 劉將軍。

劉良佐 在。

博洛 傳令下邊，兵發常熟。

劉良佐 得令……下面聽令。

內 有。

劉良佐 貝勒有令，兵發常熟。

內 得令。（吹牌子同下）

（第十三場完，全劇終。）

本書著者之其他傑作

一，還鄉運動

這是一本五幕民族運動話劇，曾經南京市戲劇審察委員會褒獎，全劇結構緊張，頗宜於上演勸劇本。

二，關門大拍賣

這是以走私奸商的關門大拍賣為背景，刻繪一般走私浪人與奸商的惡劣行為，全副內容頗含教育宣傳意味，並亦經南京市戲劇審查委員會褒獎者。

三，江東徐夫人

這是著者另二本的歷史歌劇。

